



前世轮回

唐 三

重宝出世

殇蝎子 著



7

卷

重宝出世

殇蝎子 著

唐
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宝出世/心殇蝎子著. —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3. 10
(前世轮回唐三; 7)
ISBN 978 - 7 - 5464 - 0979 - 5

I. ①重… II. ①心…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6683 号

前世轮回唐三——重宝出世

QIANSHI LUNHUI TANGSAN——ZHONGBAO CHUSHI

心殇蝎子 著

出品人 段后雷
策划组稿 杨波 罗晓
责任编辑 张巧
责任校对 郭小娟
装帧设计 杨波 夜狂澜
封面绘图 夜狂澜
内文插图 夜狂澜
责任印制 干燕飞
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
电 话 (028) 86621237 (编辑部)
(028) 86615250 (发行部)
网 址 www.chengdusd.com
印 刷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规 格 165mm × 235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64 - 0979 - 5
定 价 22.00 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电话: (0533) 8510898

Contents 目录

第八十七章	重逢·阿凡提的毛驴	1
第八十八章	兽战·卷轴·贱驴	16
第八十九章	试手·救人·空袖	29
第九十章	抢人·救人·异象	44
第九十一章	争夺宝物·逸影中毒	58
第九十二章	马奎·有恃无恐·条件	76
第九十三章	鬼影迷踪步·重获自由	93
第九十四章	大阴谋·七剑聚合	111
第九十五章	演练剑阵·再见小柯	131
第九十六章	啸月领域·人狼·映象之珠	151
第九十七章	天都法王·灵魂出窍	170
第九十八章	鸽子·还阳·末日埋葬	189
第九十九章	地道·占卜·阿凡提	210
第一百章	婚宴·混战·厉害的唐章	231

“看来，唐门的人也不全是狼心狗肺嘛！”

唐三这次没有搭腔，因为连他自己都深觉唐门高层在处理很多事情时十分不人道，至少在唐红袖这件事情上是这样。



“你要见唐红袖？为什么？”

东方落雪突然停下脚步，转过头来，望着唐三惊讶地问道。

“我去阻止她嫁给马奎。”

“噢？给我一个理由。”

“唐红袖是打小与我一起长大的伙伴，我不会看着她掉入火坑中而袖手旁观。”

“你真是这样想的？”

“是。”

“看来，唐门的人也不全是狼心狗肺嘛！”

唐三这次没有搭腔，因为连他自己都深觉唐门高层在处理很多事情时十分不人道，至少在唐红袖这件事情上是这样。

“你的这个要求我会考虑。”

东方落雪说着，迈开步子，带着众人继续前行。

唐三无语，默默跟上。

绕过数条宽阔的街道后，他们就听到前方传来了呐喊声和鼓掌声。

很快，他们就看到了那个官方指定的“大洗牌”之地。

那里本是一个宽大的露天斗兽场，中间是一块空地，四周层层圆形梯台高筑，容得下一万多观众。

现在，斗兽场中正在进行一场激烈比斗，圆形梯台上人头攒动，挤得满满当当的，其中还有不少马匹等坐骑，因为那些坐骑是被观战者当成战友、伙伴看待的。

甚至，在场外周围的酒楼上和民房屋顶等高处，也都挤满了观战的人。

只看这观战者之多，就知道这次“大洗牌”有多引人注目了。

在东方落雪一行人还没有抵达楼兰城的时候，各路探马便早已得到了消息；在他们一行人进入楼兰城后，各路探马更是密切关注。

现在东方落雪正带人往斗兽场这边过来，这一消息，立即就被斗兽场中的各路人马的首领得知。

东方落雪一行人距离斗兽场还有近百丈距离的时候，斗兽场入口处便已剑戟森严地开出一条人行走道来。

从人行走道中走出两队人马来迎接东方落雪一行。一队，是以圣盟更天部大堂主关海宏为首的圣盟人马；另一队，是马奎麾下的人马，以马奎的大儿子马占刚为首。

“东方统领，马占刚有礼了。”

马占刚趋步向前，向东方落雪行礼。

“这位是马奎的大公子，名叫马占刚，江湖人称‘一马平沙’。”

关海宏与东方落雪见过礼后，向东方落雪介绍道。

“嗯。马占刚是吗？你父亲呢？你父亲怎么不出来迎接本统领？莫非他打算与唐门联姻后，就与我圣盟翻脸不成？”

东方落雪的话可谓单刀直入，毫不留情面。

“这个，这个……呃，父亲他老人家身体抱恙，不能前来迎接东方统领，还请东方统领莫要见怪。东方统领，我在里面为你预留了上宾席位，请。”

对于马奎与唐门联姻之事，马占刚避而不谈，他侧身弯腰伸手，请

东方落雪入内。

东方落雪不假辞色，拂了拂袖子，便牵着逸影举步向前，身后之人亦纷纷跟上，一行人气势昂扬地进了斗兽场。

本来呐喊声、掌声沸腾的斗兽场，因为东方落雪一行人的来到，变得安静下来。

中土的人看到圣盟人马出去迎接，就知道肯定是圣盟统领东方落雪到了，全都向斗兽场入口这边看来，想一睹圣盟统领东方落雪的风采。

塞外之人纵然不识圣盟，但看到马占刚这位楼兰城大公子亲自出去迎接，便知道这次来的肯定是十分了不得的大人物，也都把目光看向入口处。

就连在擂台上比斗的双方，在发觉场里突然安静下来，看台上所有观战者都没看他们比斗而是看向入口方向后，也停止了比斗，盯向入口处。

所有看到东方落雪的人，都不禁被她的绝代风华所倾倒。

无论是姿色还是气度，她都当之无愧为花中魁首；更何况在她身边两侧还跟着两位俊美青年。

这两位俊美青年，一位是风流倜傥的温凉玉，另一位是唐三。

也不知道是否东方落雪故意安排的，竟让唐三走在她身边，以至于所有人在关注到东方落雪时，都不自觉地关注到了唐三。

看到唐三走在东方落雪身边，看台上至少有两路人马的脸色变得有些异样起来。

一路，乃是以孙文超为首的临时联盟人马。

临时联盟的人对唐三可不陌生，当日在蜀地救援朱先生那一战中，就是唐三以剑挟持胡娜娜，才使临时联盟得以脱险，在他们心中，唐三是临时联盟的恩人。

而且现在白沐羽、莫小卡、马小英、冷清竹、宁纤纤、唐白馨这六位与唐三关系极好的人就在临时联盟的阵营中。

白沐羽等人早在刚刚得知唐三被胡娜娜掳至圣盟时，就怒不可遏地想去圣盟总坛搭救唐三，和唐三生死与共。不过，他们的冲动被朱先生阻止了，毕竟，以他们目前还微弱的实力，只怕还未踏足洛阳城，便已

被圣盟干掉了。

但他们六人心里始终十分挂念唐三，后来得知唐三也随东方落雪往楼兰城来了，他们不知道有多兴奋。现在看到唐三，他们都激动、高兴不已。

“小三！”

白沐羽毫无顾忌地就大声叫喊起来。

唐三循声看去，看到了白沐羽、马小英等人，心头一喜，高兴地挥手向他们打招呼：“白老大、四弟、五妹、六妹、馨妹，你们还好吗？”

“哈哈，我们都好！三哥，你可担心死我们了！”

马小英摇着纸扇，哈哈大笑道。

“二哥呢？二哥没来吗？”

唐三没看到莫小卡，心中一紧，心想二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急忙问道。

“三弟，我在这儿呢！”

莫小卡的声音从斗兽场的最中央传来。

唐三转头看去，在场中比斗的两个人中有一个正是莫小卡！

“哈哈，三弟你来得正好，正好可以看看二哥我是怎么抖威风的！”

也不知是否与白沐羽、马小英这两个不羁的家伙混久了，连素来本分老实、性情温和的莫小卡也变得有些张扬起来。

几个月前，他还只是一个腼腆的、只会烧菜做饭的小厨子，但经过蜀地那一战，他得北斗星君相助得到了圣盟艮山护法厉震的武功，后来又在朱先生的指点下飞速成长，现在俨然已是一副武林高手的模样了。

“去，小子，大言不惭，等下看老子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与莫小卡比斗的，是一位碧眼金发的外邦人，他用生硬的汉语骂了这么一句。

很显然，莫小卡刚才那句话刺激到他了。

“三哥，你还好吗？”

唐白馨本就多愁善感，现在看到唐三，眼泪情不自禁就夺眶而出。

“三哥，过来我们这边！”

宁纤纤也高兴地叫了起来。

“对对对，小三，到我们这边来！”

白沐羽大喊。

“好！呃，我过会儿再去找你们吧，眼下还不太方便。”

唐三激动之余，马上就想到自己现在还是圣盟的阶下囚，哪里是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

“有什么不方便的？快来快来！”

白沐羽急吼吼地喊道。

冷清竹一直没说话，但她的目光却一直没有离开过东方落雪一行人，听唐三那样说，她哪能不清楚个中原由？

她拉了拉白沐羽的衣袖：“沐羽，三哥现在是圣盟的俘虏，哪是他想过来就过来的？你没看到三哥步伐轻浮吗？只怕已被圣盟那些人渣封印了功力。”

“锵！”

白沐羽立时就拔出了背上的宝剑，遥指东方落雪等一众圣盟之人。

在白沐羽拔剑的时候，马小英、莫小卡、冷清竹、宁纤纤、唐白馨，都拔出了负在背上的宝剑。

除了宝剑，他们本来都还有自己的独门兵器，比如马小英的扇子、宁纤纤的飞针等，不过，在这一刻，他们却是同时拔出宝剑。

在他们六人拔剑的时候，另一个人也拔剑了。

那个人，一脸彪悍，同样年轻，乃是当日深入唐门地牢营救朱先生的阿豹。

七人，七剑，同样的动作和气势，这让人在看到他们拔剑的刹那不禁会想，他们若是同时出手，一定会结成一个剑阵，一个威力不小的剑阵。

一看这架势，谁都能看得出，这七个年轻人打算出手向圣盟夺人了。他们的热血与冲劲，在这一刻显露无余。

“东方落雪，把唐三放过来，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白沐羽冷声大喝。

这几个月里，在朱先生的指点和着力培养下，白沐羽的武功已经晋升到“练气还神”的巅峰境界，只差半步就可以踏入“练神还虚”的

境界，这在众多武林后起之秀中已算是殊为难得的了。

不过，以这样的境界，竟敢向东方落雪这种高手叫板，就未免有些自不量力了。

但白沐羽在向东方落雪叫板的时候，气势却一点儿都不弱，好像他真的有实力和东方落雪大战一场似的，一点儿都不胆怯。

和他一起拔剑的另外六个人也是一样的气势，眼中战志熊熊。

真想不通，以他们比东方落雪不知道低了几阶的境界，怎么还能有这样的胆量？

场中之人，无论武功高低，在看到这七人的气势后，都不禁暗暗咂舌，在心里为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整个斗兽场内在这个时候静得落针可闻。

圣盟人马素来纪律严明，东方落雪不发话，他们都不敢擅自出头。

马占刚那边，不知是否乐意看到临时联盟和圣盟起争端，也没有说一句话。

“孙文超，你也不管教一下自己的手下吗？信不信，我举手间，便可让他们七人全都变成尸体。”

东方落雪轻蔑地看了白沐羽等七人一眼，然后就目注着正襟危坐的孙文超，冷声说道。

“东方落雪，我知道你厉害。不过，你在说这话的时候，最好还是先问问唐阿酒，看他会不会袖手旁观。”孙文超淡然笑道，将目光望向邻席坐着的唐阿酒，“唐阿酒，唐三是你们唐门的人，你就打算看着他受圣盟所制而坐视不理吗？”

谁都听得出来，孙文超这话是祸水东引，将唐门也拉入到争端中来。只是，唐阿酒又不能不接这茬，毕竟唐三是唐门的人。

果然，唐阿酒说话了——

“我自然不会看着唐门弟子落入敌人之手而坐视不理。东方落雪，放人吧！不然，就别怪我翻脸无情了。”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将嘴中叼着的草秆吐在地上，霍然站了起来。

圣盟的人一看这情况，霎时间全都提运起真气，准备应战。

其实，不只是圣盟人马准备应战，唐门和临时联盟的人，以及附庸

在这三派之下的武林人士，全在这一刻做好了出手的准备。

大战，一触即发。

一切均为了唐三。

唐三的处境，俨然成了这场对峙的直接诱因。

东方落雪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去，双眼冰冷如霜，身上散发出一股凌厉的杀气。她也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气氛在这一刻显得无比沉重，周围那些闲杂人等都不禁觉得呼吸困难起来，心里竟生出要逃离这里的念头。

“唐阿酒，欺我圣盟无人吗？你信不信，在你将唐三救出去之前，我可以杀他一百次。”

突然，在这压抑的气氛中，响起了一个平静的声音。

与平静的声音一起响起的，还有竹杖敲地的声音。

然后，一个黑布蒙眼、手执竹杖的绿衣人从东方落雪身后的圣盟人马中走了出来。

不是别人，正是绿竹。

看到这个盲人似的家伙，唐阿酒和孙文超均不禁瞳孔收缩，脸上出现了凝重之色。因为，他们看不透这家伙的深浅。

“黑布蒙眼……你眼睛瞎了吗？眼睛瞎了，就在家好好待着，没事上这儿凑什么热闹？”

唐阿酒故意翻了翻怪眼，鼻孔朝天懒散地说道。

“哼，唐阿酒，你不记得七年前中秋的那个晚上吗？——在唐门后山的鹰愁崖上，有一个人用奔雷指碎了你印堂内的上丹田，导致你从那以后武功便停留在‘道二’境界再难寸进……其实，以你的天赋，若非这件事，武功早该突破当前境界了，对不对？”

绿竹淡幽幽地说道，脸上一片淡淡的笑意。

唐阿酒霍然变了脸色，眼中骤然暴射出犀利的精光。

他仔细打量着绿竹，半晌之后声音无比冷沉地问道：“你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这事的？”

“你忘了，那个人粉碎你上丹田时，也被你挖掉了双眼吗？”

“是你！原来竟是你！”

唐阿酒指着绿竹，话从牙缝中挤出。

敢情，他和这个绿竹竟是老相识了，而且彼此还有过一场不共戴天的仇怨。

“可不就是我吗？”

绿竹的笑意也不见了，似乎记起了当年被对方挖掉双眼的情景，脸色变得有些残酷起来。

“很好，很好。我一直没查出你的真实姓名，现在你能否告诉我你到底叫什么？”

“我现在叫绿竹。”

“很好，很好，又是一个假名字。”

唐阿酒坐了下来，伸出手从桌上的果盘子中拈出一根牙签含在嘴里，然后脸上又恢复了以往的散漫之态，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他只是淡淡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孙文超，要打你打吧，我唐阿酒好久没有看戏了，也乐得看你表演一下。”

“哈哈，你不会是怕了吧？”

孙文超开怀大笑。

“阿嚏！”

唐阿酒鼻孔朝天打了个喷嚏，竟身子斜倚在长椅上，还跷起了二郎腿。他那二郎腿颤颤地抖动着，好像置身于一个十分享受的环境里，丝毫不将当前的紧张气氛当回事。

“你们唐门都不操心，我一个外人有什么好操心的？沐羽，清竹，你们都把剑收起来。此事，过后再议。”

孙文超冷声说道。

白沐羽等七人这才悻悻地将手中宝剑插回剑鞘。

他们虽然不怕事，不过，绿竹刚才那句话确实让他们心里有些发憷了。

他们心里明白，绿竹一点都没吹牛，他大可在他们接近唐三前将唐三杀上一百次。妄动刀兵，只怕非但救不了唐三，反而极可能会害死唐三。

从临时联盟大本营出发时，朱先生再三叮嘱他们，一切行动听孙文超指挥，所以，他们顺从地收了兵刃，但望向东方落雪的眼神还十分不甘。

那眼神，明确地传达给圣盟人马一个信号，那就是，一旦唐三有什么三长两短，他们将誓死找圣盟寻仇。

当然，东方落雪是不会把这当回事的，因为，对她来说，白沐羽这些人武功太低，还不足以引起她的重视。

“算你们识趣。”

东方落雪冷然说了一句，然后便在关海宏的引领下，坐到了上宾席上。

这才一坐定，就听见对面席上响起了清脆的掌声，有人用韵味独特的声音说道——

“咯咯咯，本以为能看到一场好戏的，谁曾想，好戏才开锣，就收场了，真叫人失望！唉！他们这些中土之人，做事就是雷声大雨点小，真是没劲。”

这话一出，立时就把所有中土的人得罪了。

中土这边的人，包括唐阿酒、孙文超、东方落雪等高手在内，全都刷的一下将目光望向说这话之人。

说这话的，是一位女子，一位华衣贵服、明艳逼人的年轻女子。

这个女子，碧眼金发，肤白若脂，虽非中土之人，但就算中土最挑剔的人，在看到这个女子时，也不禁要大赞其长得当真十分美艳。

这个女子，除了姿色出众外，身上还佩戴着许多玛瑙饰物。

那些玛瑙饰物晶莹剔透，佩戴在她身上，与她的明艳姿色、华贵气质相得益彰，亮得叫人睁不开眼。

这个女子，塞外之人没有不认识她的，因为她乃是塞外天山国的公主，人称“玛瑙公主”。

玛瑙公主在塞外的地位，比起东方落雪在中土武林中的地位，有过之而无不及，难怪她在这种时候敢说出这样的话来。

“她就是玛瑙公主？”

东方落雪眼里不由得现出一抹怒色，因为对方这话刺激到她的民族

尊严了。

她当即启动“洞彻之瞳”，眼里现出一抹红芒，正准备释放出红色同心圆来，要好好给对方一点教训。

不过，这个时候，绿竹却在她耳边低声说了这么一些话——

“东方统领，请少安勿躁。这个玛瑙公主或许不难解决，不过她身边骑着毛驴的那位叫阿凡提，乃是天山国供奉，人称‘塞外智师’；穿戴高冠红袍的那位叫鸠摩鱼，乃是天山国国师，都是很棘手的人物，咱们还是静观其变的好。”

“嗯。”

东方落雪应了一声，这才收起了眼里的那抹红芒，打量起玛瑙公主身边的那两个人来。

那两个人，长相确实非凡。

阿凡提一身白衣，头上缠着大白巾，腰间别了一个酒葫芦，眼窝深陷，高鼻梁，皮肤紫褐色，耷拉着眼皮，着衣有些不修边幅，看起来就像是酒馆里常常烂醉如泥的汉子。

他的坐骑黑毛驴也耷拉着脑袋，好像酒醉了一般，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如此人物、如此毛驴搭配在一起，令人叫绝。

鸠摩鱼是一位番僧，长得牛高马大，但神气内敛，额头上隆起一颗肉球，显然道行高深，非常人能够比肩。

他盘膝坐在席上，双手结水瓶印置于两膝上，俨然一尊泥菩萨般闭目不动，令人觉得高深莫测。

“这两个家伙，看起来确实不简单。”

东方落雪心中暗忖，最终没有发一语。

不过，东方落雪不说话，并不代表中土这边就没有人站出来说话了。

“喂，你个西域的小娘们，长得倒是挺标致，可怎么一开口就好大一股口臭呢？该不是吃你们西域的大蒜吃多了吧？”

一个戏谑的声音响起。

说话之人白衣飘飘，不是马小英又是谁？

他这话说得，让中土这边的人都不禁为之失笑。

“你……你……你算什么东西，竟敢说本公主口臭？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玛瑙公主什么时候被人这样说过，气得柳眉倒竖，美丽的双眼睁得老大瞪着马小英，像是能喷出火来。

“本公子是活腻了，不过也不想被你的口臭给熏死。所以，麻烦你，求求你，尊贵的玛瑙公主，请你说话的时候千万不要正对着我，好不好？”

马小英一脸“请手下留情”的样子，不过，他的话却尖酸得叫中土这边的人心头大快。

“你你你……你个混账东西，竟敢调戏本公主，看我不打死你！呃，我玛瑙公主什么身份，出手打你这种下三烂，都嫌脏了我的手！阿毛，去，给我踢烂那小子的尿泡！”

玛瑙公主说着，伸脚就踢了阿凡提胯下那头毛驴一脚。

那头毛驴似乎听得懂人话般，它霍地睁眼，看了玛瑙公主一眼，然后又耷拉下眼皮，一副不爱理睬的样子，气得玛瑙公主直跺脚。

玛瑙公主拉了拉仍耷拉着眼皮浑似什么都没听到的阿凡提，娇声道：“阿凡提老师，这个阿毛又不听我的话了，你还不赶紧管教管教它！”

阿凡提这才睁开眼，在毛驴的头上拍了一记，骂道：“你个臭驴，没听到公主使唤吗？竟敢违令不遵，看我回去后不罚你拉磨十天十夜。”

那头毛驴霍地再次睁开眼睛，突然人立而起，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嘶鸣，然后闪电一般腾空跳起蹿了出去，扑向马小英这边，害得原本坐在它背上的阿凡提一跤摔在了地上。

阿凡提从地上坐起身来，火冒三丈，指着已飞蹿出去的毛驴“叽里咕噜”骂了一串脏话。

“丫的，叫一头驴来踢我？奶奶的，我马小英一世英名，和一头毛驴动武，也太掉身价了。六妹，快叫你的小贝替四哥我挡一阵。”

马小英见毛驴向他扑来，竟无耻地躲到了宁纤纤身后。

宁纤纤一笑，娇声喝道：“小贝，上！”

“扑哧哧”一阵扇翅声，一只白色仙鹤飞了出来，在空中发出一声尖唳，迎上了正飞扑过来的毛驴。

小贝到底是长翅膀的飞禽，要论在空中的能力，可比那头靠弹跳力逞能的毛驴强多了。

说时迟，那时快，小贝扑腾着双翅，再次尖唳一声，双爪一抓，尖喙啄拉，大力扔甩。

也怪那头毛驴一时大意，空中又借不了力，被小贝一抓拉、一扔甩，身子失去平衡，“砰”的一声被甩出去七八丈，落在斗兽场角斗圈子里摔了一个跟头，摔得浑身是泥。

“嗯昂——”

毛驴发出一声痛叫，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竟人立而起，两只前蹄向着半空中飞翔的小贝不断比划，嘴里发出怪异的叫声，那样子，好像在叫嚣着这么一句话——“丫的，你个臭鸟，飞在半空算什么本事？有种的就到地上来，老子不打得你满地找牙……不对，你们臭鸟是没有牙的……老子不打得你满地找毛不算好汉！奶奶的！”

或许，禽兽也有它们独特的交流方式，本来第一回合便得胜的小贝正得意洋洋地在半空中飞舞着炫耀自己胜利的荣光，这时看到下面的黑毛驴竟敢向它叫嚣，不由得怒了，尖唳一声俯冲而下，想要再次教训教训这头黑毛驴。

不过，黑毛驴这家伙显然在某些地方和马小英颇有相似之处，别看它之前叫嚣得挺凶，可当小贝俯冲下来时，它却立马前蹄着地，然后竟一哧溜在角斗圈子里飞跑起来。

四周的人看到这头毛驴竟如此不要脸，有大笑的，也有大为不齿的。

“阿凡提先生啊！你看阿毛，好不争气，真是气死我了！”

玛瑙公主看到黑毛驴这个衰样，不禁来气了，向阿凡提先生要起公主脾气来。

阿凡提先生却好整以暇地说道：“公主，你切莫着急，凡事不能光看过程，得看结果，结果永远都比过程重要。你往下瞧吧，我家的阿毛可是很聪明的。”